



英国的夏天

1 吕青

六月下旬,学校安排我和另外两位老师带学生去英国姐妹校 Arden school 学习交流,度过了一个不一般的夏天。

英国的夏天真是出乎意料的冷,我们带去的夏衣几乎没穿过。但是我们却感受到了英国人的温和、友善和对中国的热情。

到学校已经是深夜了,校门口站着等待已久的 Homestay(临时家庭)的家长们,他们接到了自己的中国孩子就一个个开车回家了。原先我们对学生在陌生环境中的生活还有些不放心,后来发现他们在英国爸爸妈妈的悉心照顾和呵护下,天天过得开开心心。从他们每天带来的丰富的午饭中,也能看到英国爸妈的爱心和细心。

有些细节很让人感动。一位女生天生胃口小,吃得少,她的爸妈担心她是吃不惯又内向不肯说,特地打电话来询问;一位同学偶尔打了个喷嚏,她的爸妈就担心她过敏了,带来便条问是否能给她吃药,并附上了该药的说明书;告别会上,一位家长在急切地向负责老师求情,要让她的中国孩子上去演奏一曲钢琴曲,说她在家练过多遍了,弹得很好。

在伯明翰的街头,一位热情的女警察在给我们指路之后,又掏出小本子让我们教一句中文(那上面已经记了很多国家的语句了),“见到你很高兴”,她一字一顿地说,“见到你很高兴!”

Arden school 的校长安·格瑞,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士,她对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也读过不少介绍中国的书。一次与他们一家在印度餐馆就餐时,不知怎么聊到了“文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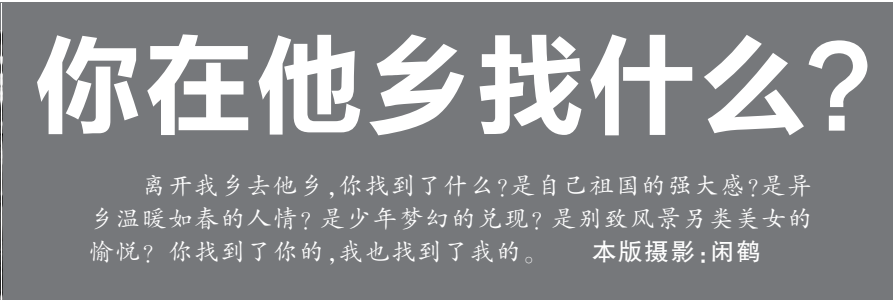
“你下过乡吗?”她问梁老师。

“下过。”

“去时多大?”“去了哪里?”“安徽在哪里?”“就住当地农民家里吗?”一连串的发问,我们的梁老师都平静地作了回答。最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是,当问到去了多少年时,梁老师回答:“二十年。”

“二十年!”他们都惊呼起来!(其实这中间包含了梁老师在安徽读大学和教书的十年)校长的眼圈红了,忍不住擦起了眼泪。我们真没想到她会为了一个已经过去了多年的悲剧而流泪,而且这事发生在中国。

直到我们谈到了回城、谈到了邓小平的政策,大家的表情才轻松起来。安·格瑞校长是位爱看书、爱探究的人,我估计她又要去找描写中国这段历史的书来看了。



感慨移民

4 刘华军

到温哥华不久,从当地的一份中文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原北京的一名教师,1999 年移民到这里,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迫于生计,只好在当地的货运公司当司机,就在父亲节的那天,他在跑长途货运的过程中,不幸遭车祸而身亡了。留下年仅 7 岁的孩子、年轻的妻子和年迈的母亲,而他自己也是一个独生子女,怕他母亲经不起这个噩耗的打击而迟迟不敢告诉她这不幸的消息……更可怜的是因为他应聘到这第 3 家运输公司还在试用期,公司只给他买了劳工保险和车辆保险赔偿而没有给他买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如果他是肇事方,别说没有抚恤金,连车辆保险都无法提出赔偿。

看了这个令人同情的消息,联系到这几年四次到温哥华探亲的所见所闻,心里很不是滋味。

移民来这里的中国人主要是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前者占多数,后者仅少数;前者要千方百计寻找工作养家糊口,后者腰缠万贯,靠老本过着轻松舒适的生活。

在我直接或间接认识的技术移民中,找到稳定的工作、特别是符合自己专业工作的人不多,这一部分人工作稳定,买了房子、汽车,过着比国内舒适一点的生活。但大多数人却一直在苦苦寻求工作,最后为了生活,不得不去做一些和自己原来专业完全不相关的事。

原交通大学计算机中心的一位工程师,来温哥华十年了,找不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到处打短工,最后只好参加培训以后,到养老院当护工,收入虽不算低,但心里总不平衡。

原宝钢的一位销售工程师,一直找不到他原来熟悉的工作,只好上汽车修理培训班,工作找到了,但一连三次每到试用三个月期满,总是被各种借口不予续签合同,无奈只好到一个偏远的、很寒冷的小镇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原某大医院一位业务熟练的护士长,到这里连护士也没资格做,因为这里的护士都必须是医科大学的本科生,她当过咖啡吧的侍女、中餐馆的厨师……后来只好上了这里的护工培训班,为这里的老人和病人当护工,哪里需要去哪里,由于用得上的专业技术,工作得心应手很受欢迎,收入也比较高,但是在地位上和国内无法相比。

技术移民离开故土来到异国他乡,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要学新的语言(国内英语考级成绩很好的,刚到国外,口语也不一定应付),要适应新的环境,要找工作养家糊口,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他们如何去实现原来心中的宏图,怎么去获得期盼的成就?心中的委屈、无奈和沮丧没地方可以诉说,每当遇上这样的同胞,我总忍不住要问他们,既然在国外这么艰难,为什么不回去呢?回答几乎是相同的:一是好不容易搞到护照、签证,抱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背负着家人的期望和亲友的祝福出了国门,就这么回去心不甘,还想继续拼搏一下。二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再苦再累也必须坚持下来。

没有水怪有别的

2 黑妮

一决定去尼斯,就赶紧把游泳衣找出来了。

本来是冲水怪去的。小时候看过画册上的黑白照片:模糊的水面上,伸出模糊的长脖小脑袋,类似梁龙。只不过那时想象力不够丰富,也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能泡在水怪出没的湖里。现在好了,一切俱备,勇气又不减当年。

还行,沿海景色不算差,晚九点到了法国尼斯,从高速公路的高处望去,山上山下满满地被不太好看的楼宇铺盖着。天还不热,市中心散发着酷暑才会导致的馊气,(在不卫生的情况下)几经周折,进了间看着体面的旅馆,五十欧元一晚还找五毛。

上得楼去已是半夜,昏昏睡下,却总睡不着,有点过敏么?没吃不该吃的致敏食品啊!就再睡。还是不对,针刺一般。于是转身,这般来回了几番。看看表,已经三点,不如起身瞧瞧。不瞧不知道,一瞧吓一跳:床单上大大小小,几十只臭虫,鼓鼓囊囊的,看来已经很饱。

“魏垠快给我起来!!”

扑杀完毕,我俩一致决定不住了,下楼弄醒老板,他二话不说,立即给了把高楼层房间的钥匙。

“你原来就知道那间房有臭虫,对不对?”

那老板像在麦地里撒尿的猪似的一声不吭。之后一场大雨,城里气味好了些。海边不远,步行若干百米即见,但那批久违了的小生物很缠人,不是真的还在,是老觉得它们的在。不管是夏加尔的博物馆里,还是马蒂斯家门口,浑身上下总感到千军万马的行进。

不再待了,急急打道回府,以便消毒。

化学家当时只挨了几口咬,反应不及我认真。不意那几口在威尼斯开会期间便红肿起来,她强忍至京,终于在度蜜月的前两天挂了急诊。

我特别想告诉往欧洲走的朋友,别上那旅馆挨咬。糟糕的是找不着那破旅馆的名片了!

窈窕越女

3 余云

去过越南的人,心中都有一幅画。几年前在寮国万荣南松河边,一个趁假期独自游走东南亚的年轻日本高中男老师,眼望披着纱笼下河沐浴的寮国男女,带点腼腆地说,最性感的亚洲女子要数越南女中学生,人人一袭白色袄黛,腰身紧致亭亭玉立,长及脚踝的裙袂飘逸,放学时从校门涌出,恰似一片不食人间烟火的白鹤。

温婉清纯是越南女子,柔媚俏达是越南女子,刚烈坚忍也是越南女子。同事李永明在新书《我的记者生涯》里生动记述了越战时期女子。

1970 年他在洞海采访一个女子炮兵阵地,炮手全是花样年华的姑娘,青春却在美军 B-52 轰炸机重磅炮弹的爆炸声、F4 鬼怪式战机的刺耳呼啸声中度过。而在穿越深山密林的“胡志明小道”上,运送物资的主力是一队队年轻妇女,常年累月用双肩背着炮弹、子弹和粮食,双脚不停地在羊肠小道奔走。那时不可能穿袄黛了,披上战衣的越南女人,梦里可曾泛起丝绸长衫的情意?

去年有一部越南电影名为《穿白丝绸的女人》,围绕一件白丝衫描述母女两代的情感传承。白丝衫是越南女子的嫁衣,象征传统、纯洁和奉献。越南女子对一辈子仅有一件的“白丝衫”无比珍惜,凭着它传达的爱,一家人在战乱灾难中互相扶持。越南女子是了不起的,所以有个说法:如果越南地形像一根扁担,那么它就是由含辛茹苦的女人们挑着。

看走马灯般轮番上场的歌手乐手舞者,如睹一部混血的越南历史。某些越南人的样貌里,混合着华人的神态、法国人的面部轮廓和身材,甚至美国黑人大兵的肤色。而当美若天仙的越南超级名模们款款而来,你必然在深呼吸中惊奇:她们身上,尊为国服的袄黛也如越南的政治经济一样迅速改革了:密实的长袖贴身上衣变成了深 V 领、吊带背心和裸肩小可爱,色泽强烈的抽象图案丝绸长裙,交融着当代和古典,袄黛风情万种的魅惑被发扬到了极致,改良袄黛,就如今日越南。

你觉得越南——最像什么?

越南,不就是大街轰鸣的摩托群中那个穿袄黛的女子,风驰电掣后,留下飘柔的黑发和一角长衫的蔚蓝。

